

# 家乡恋歌

马希灿

我的老家在五都澄川村，从记事起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澄川村几个村庄就分得很散。岁月悠悠，日月变迁。周氏和吴氏等姓氏，在白马畈、石牛头、恩坞沟、官塘墩、大排畈、阳川畈、浦古丘、洋田、麻地湾等择宅栖身。有了窑娶了妻，才算成了家立业了，男人在黄土地上刨挖，女人则在土窑洞操持家务，生儿育女，居住山圪崂土窑洞，吃的是腌菜团窝窝，穿的烂缕难掩身，种地挖煤揽长工，十户人家九户穷。直到八九十年代后，村里人生活日渐改观，家家户户喜迁新居享受好光景。时下，逐渐改变着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。村子打了沥青路面，宽敞整齐，结束了“泥水路”的历史，那些下了雨，坑坑洼洼、泥泞难走的土路，已成为记忆的珍宝。

我家老宅院并不大，坐落在圪大唐边的水口山腰上留存的三孔土窑，也叫“方窗窑”，他是靠山崖开掘成的。土院中央有石碾子、石磨、豆腐磨；院外的畔坡底长着两颗又粗又高的榆，树还有老碗口粗细的数十株枣树。每到春天，红的桃花、白的梨花、黄的枣花，将小院装点得生机勃勃，煞是好看。这是爷爷保存下来的宝贝财产，赐给子孙的珍贵遗物。

数十年前，因战乱跌下来黑籽

老年懂等原因，听说伯父马忠官凭一身好苦力，还是揭不开锅盖背铺盖卷儿，他与诸多族人背井离乡，饿殍载道徒杉江深山林子，五都边远草地一带定居。开垦荒地，养家糊口。他们大多走出了老家，远去再不返，有的撒手西归。

我的父母厮守二位老人，总算在这里扎下了根，过着简单而又辛苦的生活。那时候，父亲虽是国家干部，且事务特多，却保持农人的本色，心存万里，俯首前行。他与我母亲一起持家立业，有过贫困，有过挣扎，有过疾苦，也有过分享。掌伴风雨，脚踏泥泞，真心相随，无怨无悔，最终把我爷爷奶奶养老送终，入土为安。

我的严父慈母，出给大队交粮钱外，攒点积蓄，没有消闲，开凿石料，又将“三孔土窑”细篋摆门面做新窗，成为当时全村最耀眼的新宅。我家的纸围自有别具一格之处，那是我奶奶的极具装饰纸粘的“佳作”。

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都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，任由岁月打磨也是磨不了一丝的痕迹。那是沟沟岔岔，山山峁峁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都是那么的可亲，那么的可敬，可感，可念。哪些往事，依然历历在目，每每回想起来，让人几多自

豪，几多感慨。

母亲少吃少穿，没黑没明地操劳，落下了一身病。

胞兄成表，大我两岁，一起渐长，如影随形，一同上学，回家。从孩童到少年，我们哥俩在枣树下搭棚棚，遮风挡雨“捉迷藏”。两人一起抱着树爬上爬下，摘榆钱充饥。

这些童年往事，时常浮现我的脑海里，梦中惊醒，彻夜难眠，那些朴素平实的日子是一天天远去，却在我的成长经历中留下重要的一页，村里的那些事那些人一直还定格在儿时的记忆中。那些年轻的后生们舒展的脸，一顿饭吃四五个馒头，一天能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力活，晚上还打的口哨，周家门里出，吴家门里入，喝烧酒。打杠子，折腾大半夜才回家了。山头路旁，随处可见人影，手电筒一闪一晃，到处是打招呼声，拉话声，你吼我叫的。那些老汉汉和老婆婆也是的，拄着拐杖整天在村里转悠，人老说古今，念叨着村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最有意思的是年轻的媳妇们，毫不害羞地撕开胸前的纽扣，肚子一坨念，露出白生生的奶头子，往孩子口中一撮，口中哼着摇篮曲。这一幕幕的生活场景，至今犹在眼前。可是现在，乡村再没有那么多生机了，成了空村，只剩下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。

## 最亮的那颗星

毛莹莹

2020的春节是个特别的春节，它没有了往年的喜庆和热闹，没有了烟花爆竹，没有了走亲访友，马路上也没有了奔流不息的车子，公园里也没有的人山人海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扰乱了人们本应该过着的开心热闹的春节。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迅速席卷着全国，全国人民得知疫情后，听从钟南山爷爷的话，“待在家中，不出门，也是一种奉献”人们口口相传，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近日，我在新闻上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自告奋勇去武汉支援，要求奋战在“抗疫”的第一线。为了拯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，白衣天使放弃了陪伴自己的家人。她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！

面对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一个个白衣天使们，撑起了华夏大地的脊梁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面前，奋不顾身，众志成城，抗击疫情！有奶茶店的老板给一线医生送免费奶茶，并在杯上写“武汉加油”的称号。

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，他叫张定宇，身患渐冻症，由于病痛的折磨，他走起路来高低不平，同样奋战抗疫一线的妻子，她不幸被感染了，而他拖着病体坚守在抗疫一线三十多天，甚至忙得顾不上妻子一眼。

一位九零后护士阿姨，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她叫单霞，投入抗击疫情时，毅然剪掉了齐头长发：“光头明志”。剃光长发，单霞却笑着对同事说：“没有关系，头发没有了可以再长嘛，现在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同时，尽力去救更多的人。”

虽然我们人不能驰援武汉，但是心和爱将会拼接出一座桥梁，通向武汉，我们相信这座桥梁永远不会坍塌。不管多大的疫情，只要全国人民一颗心“以我所学，尽我全力”与时间赛跑，跟死神抢人，一定会打赢这场人民战“疫”！过不了多久，中国的“夜空”将恢复以往的平静，其中的“星”将会引领中国走向崭新的明天！

(作者系下溪镇中心小学五(3)班学生)

1945年8月，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。全国各地大放鞭炮，庆祝抗战胜利。不料市场物价大跌，我们尽量脱售商品，筹集资金，准备赴杭州采购商品。到达杭州，物价已经上涨，我们脱售的价格，已经办不进货，接着物价天天上涨，今天货卖出去，明天补不进，这样，我跑来跑去，跑了三个月，我的一点小本资金就亏光了，上饶我们合伙的店面也关了，只好回家叹气休息。

这年冬初月尾，我在家中坐在母亲面前，同母亲商量，我说，当前我的心情非常苦闷，没有资金做生意，这样下去，坐吃山空，一个青年人在家吃老本，被人看不起，是不行的。当时母亲说，你说得不错，那你想怎么办呢？我说现在想将祖上分给我父亲的排山水口外新桥头的2.25亩粮田出售，售出的钱来做资金，先做流动生意，有了头绪，准备明年春夏间租一店面，开个百货店，比较安全，你说好吗？母亲当场答应，同意我的意见，并支持我这样干，于是我就写了一块竹牌，插在田中，不久，就有人从中介介绍，与我联系卖田的事，直到农历12月上旬谈妥，中旬兑价。

这时，我对钞票放在家中很不放心，我就同母亲商量说，这些钞票，放在家中不用，将来物价上涨，是要吃亏的，我想春节前赴沪一趟，将这些钱购进商品，以免再次吃亏，还有利可图。母亲同意我的计划，于是我就带着现钞去上海了，到达上海是过年前一天下午，来不及购货，这年我就在上海过了。不料上海商人，正月初一至初五这五天不做生意，是关门过节，要到初六日开门做生意。因此我就在上海清闲闲的玩了五天。直到初六日开门，才开始进货，上海人看我带着现金购货，认为这是开门红，大吉大利的喜兆，待我非常客气，价格特别优惠。货交明丰运输公司托运，我就乘火车回杭州，再由杭州

乘船到兰溪，由兰溪乘汽车回上饶，回广丰住了四天，第五天货已到达上饶，我到上饶时，适逢上饶信谊商行开业，专门代客买卖，是杨老四做经理，每批货按代售价收取2%手续费，我就将我这批上海进来的货直接运到信谊商行御货，委托杨老四经理代售，由于我这批货，到饶最早，适合上饶需要，二天内就售完结束，计算了一下，赚了法币1000多元。这时，信谊商行为了扩大经营，正在集股筹资，每股法币1000元，我就将这次赚的1000元作为壹股，投入信谊商行，以后联系业务，比较方便，1946年起，到农历五月份，我已做了四次，就得利达4000多元。接着上饶振业运输行又在集股集资，经杨老四经理介

件烟款，全部购进百货，准备回广丰开店，店面早已谈妥，只要付一半店租，就可开业，店面地点在东街益美弄口，一直二层。货运到广丰，已是四月下旬，准备端午节前开业。人手我自己一个，我姑父介绍他的孙儿王大帮到我店做学徒工，同时我又请了俞茂释师兄，他和我在锦恒春店是师兄弟关系，可以选定五月初四开业，招牌是周永大百货店，开业后生意尚可。1947年10月，我妻生一男孩，取名周重礼。自开业至年底，经八个月，年终盘点结算，获利一般尚丰。

1948年初，由于内战愈打愈烈，解放区越来越广，物价天天上涨，生意难做，加上国民党伤兵，经常乱打商人，强买商品，

## 生意场上的拼搏

周重礼

否则就乱打货柜柜台，由于物价天天上涨，法币天天贬值，逼得蒋介石下令财政部发行金元券在市场流通。接着下令“八一九”限价，以后出售商品价格超出“八一九”的，一律依法处治，同时上海成立打虎队，命蒋经国为上海打虎队队长，蒋经国自认是太子身份，高人一等。号召上海市民人要节约，不准浪费，高级饭店，酒家请客不准吃鱼翅，如被查到照补席价，加倍罚款，这时蒋经国天天带着白袖套打虎队，检查“八一九”限价，查浪费，查仓库囤积居奇，结果查到孔祥熙的仓库，内藏棉花、棉纱堆积如山，蒋经国立即贴封条，准备将这批棉花、棉纱放在上海市场出售，缓和一下上海物资紧张局势(未成)。

“八一九”限价期间，我和家属刚到上海，第二天我在上海先后就进了40箱百货，边进货边交明丰运输公司托运，此时

沪杭浙铁路的客运和货运没有直通，一定要在杭州转南星桥再转浙赣线火车可能到达上饶，这次我货运到广丰销售很快，生意较好，上海套用烟款，店中基本付得差不多。上海方面的物资越来越紧张，因此上海采取措施，严禁商品出口，我最后五箱百货运到杭州公益昌运输行，也被杭州当局暂扣，不准上火车运出，这次赴沪，我和家属在上海福建南路大方饭店住了40天，在沪玩了好多公园。

孔祥熙私人仓库被封，不甘心个人利益受损，因此硬着面皮，求救三姨宋美龄，三姨父蒋介石，但蒋宋二人对这件事没有再三思考，硬要蒋经国取消孔祥熙仓库封条，由于这样，上海的“八一九”限价等于开放了，搞得蒋经国很灰气，打虎队的队长亦不干了，回南京去了。

上海的物价涨得更快，甚至一日涨三次，我和家属回到广丰，杭州暂扣的五箱百货也运到广丰店中，这五箱百货到达广丰价格翻了一翻，这样我的钱多了，资金充实了，生意好做了，真是我的好运气。

1949年二月初，我又到上海购货，由于上海战役紧张，我办好16件货物，马上就回家了。

这次回广丰货物价格翻了几翻，赚了不钱，当时我算了一下，除留足资金，还有几千法币，于是我算了一下，除了交三年店租，给店员发了奖金，其余的钱，全部交给慈善机构，救济孤儿孤老，我博得了一个“慈善”的绰号，这次赴沪进货真是名利双收。

根据周廷光，《我的回忆》整理



史海钩沉